

长个樱桃不容易

阳春花

前天一早我去赶大集,喜欢赶大集不是凑热闹,是喜欢大集上琳琅满目的物资和农民新鲜的瓜果蔬菜,总能买到可心的东西。大集上的农产品,多半都是农民自己种植的,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和原生态的醇香。

樱桃快下市了,趁现在多买点。我喜欢买果农的,走至街心,一个果农大姐热情地招呼:“姊妹,自己家的大樱桃,美早,稀甜稀甜的,买点吃吧。”大姐满脸笑容,让人不忍拒绝,我蹲下身,看见樱桃熟透了,仿佛一触碰就能冒出汁液,难怪大姐急于出手。大姐说:“尝尝看,不甜不要钱。”我说:“不尝了吧,美早应该是甜的。”可是大姐硬是塞给我一

个,尝了一下真的好甜,就动手大把大把地往方便袋里装。

这时,听见有人问樱桃多少钱一斤,大姐说16元。那人说:“给我称一些吧。”大姐装了大半袋,问他:“就买这些?还是再装一点?”那人说:“多少无所谓。”言语中透露着豪爽。大姐听对方这么说,连忙把方便袋装满了,称了一下104元。大姐说:“给你割(ga)掉4元,你给100元吧。”那人说:“割什么割,长个樱桃多不容易?给你104元,不能让你吃亏。”大姐说:“我吃什么亏呢?自己种的,你买我的樱桃就是照顾我了。就算我请你吃几个樱桃吧。如果你去我家,准让你吃好,一分钱都不收。”那人说:“哪能呢?种樱桃也是营生,不能随便吃的。”

老房拆迁

于新良

村里拆迁改造,二大爷打算爬上房顶,把房瓦给揭下来。堂哥说:“咱们都住上楼房了,还要这些瓦做什么?”二大爷说:“好好的瓦,就眼瞅着浪费了?”堂哥说:“不浪费也没法子,难道还想留着传给下一辈吗?”说完一招手,铲车开过来,“咔咔”几下子,房子就拆倒了。

老街坊们都背着手,瞅着铲车来往,望着眼前的瓦砾,说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,咂吧老半天嘴儿,有人说:“当初盖房子,差不多大半年,现在拆个房子,竟然就眨眼工夫儿。”二大爷说:“什么都一样,种棵苞米要长半年,收割还不就一镰刀的事儿?”

女儿的礼物

刘卿

端午假期,女儿从青岛坐动车回家。她从随身的背包里,哗啦啦倒出好多小物件,欢快地招呼我:“快来看看,你喜不喜欢?”我一看,有憨态可掬的卡通小猪、小牛和小龙,圆鼓鼓肉嘟嘟的小脸,还有小牛和小龙头上竖着不一样的角,冷不丁一看,就像是三头小猪。我在分清后,自然明白这是对我和她爹还有她的属相,忍不住笑了,“它们一看就是一家人,太像了,我喜欢。”

“这是一个月前我周末去淄博吃烧烤时买的,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它们,特别是那只小猪胖嘟嘟傻呵呵的,像极了你。我就知道凡是猪猪,你都喜欢,我就带给你个小念想。”“不愧是我的闺女,知道

花最少的钱,还能讨我的欢喜。”我捧着小猪猪爱不释手。

“伸过手来。”她又一本正经地说,接着把一串珠子套上我手腕,“这串珠子虽然不值钱,但是我逛寺庙求的。当时看到有不少人在求,也就跟着求了一串,猜想恁老人家也是喜欢的。”

“哎呀,当然喜欢了。”我转动着手腕,乐滋滋的。

“这个海螺是我周末到威海玩买的,恁老人家没见过几次大海,就从这里听听海的声音吧。”听她这么一说,我又赶紧抓过来听。

“伸过另一只手来。”她接着命令。这样,我的另一只手腕上又被系上一条五彩绳,“过端午了,咱们也应应景。”

听着两人对话,我抬头一看,原来是一位大爷,七十多岁的样子,面目慈祥,白白胖胖的,一直背着手站在摊点前。我向他致以敬重的微笑,老人也向我流露和蔼的笑容。

我懂得老人是体谅果农的不容易。这样的老人谁见了不肃然起敬呢?

于是,我把剩下的樱桃全买下了。回家自己吃不了,我准备送给租住我家房子的两位小姑娘。这两位小姑娘毕业后刚刚参加工作,清清爽爽的,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,见到我总是甜甜地叫“阿姨”,特招我疼爱。我想,她们父母不在身边,我能关照一下也是应该的。

拆掉的瓦砾堆,逐渐地低矮下去,但凡有点用处的东西,都被老街坊们一点一点蚂蚁啃骨头似地收拾干净了。不知不觉许多日子过去,打眼一瞅,那些瓦砾被收拾得规规矩矩,当中露出的泥土,随着一阵细雨过,就钻出了菜苗儿……二大爷看见泥土,要种点什么。

堂哥说:“拆迁的地儿,说开发就开发,到时候菜不白种了?”二大爷说:“现在不是没开发么?”堂哥说:“真是爱动弹。”二大爷就说:“毛病都是闲出来的,啥都这样。”堂哥于是扭头望去,瞧见拆迁的地方都被老街坊们收拾成了小菜园地。别说,还挺好看的。

“哎呀,俺怎么感觉五彩绳一系,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”

我瞧瞧这个看看那个,样样都喜欢。

“不至于吧,这些几元、几十元钱的小玩意,就把你感动坏了?要这样的话,等我有了大钱,还不给你买贵重的东西了,万一你激动坏了,就罪过了不是?”

“俺从来没奢望你的贵重礼物,只要你有心了,一分钱的俺也喜欢。”

“这好说,你闺女我海口不敢夸,但这小小的要求好办。你就等着吧。”

一想到未来的日子里,还能收到女儿林林总总的小礼物,我顿时欢喜得有种找不到北的感觉了。

分帮

陶宏

打球的时候,认识了新朋友老李。他是个自谋职业者,从小就喜欢打球,是后来到这个球场的。

打球的群体相对固定,都是住在附近的人,从十几岁一直到六十几岁,每个年龄段的都有。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居多,每次分帮都需要分得相对均衡,或者通过转球,或者通过包袱剪子锤两两分开。身高体重差不多,技术水平差不多,反正对位的两个人差不多才好,否则一边倒就没意思了。老李在篮球场上算是大爷辈的了,他快五十岁了。

年轻人是主力,也有劲头,一般打得比较勇猛。开始老李总在旁边兜兜转转,发个球传个球,做个策应,不显山不露水,但是有句话,是锥子早晚会从口袋里露出尖来,时间一长,他就原形毕露了。

开始他虽然进攻少,但你能发现,篮板球好像经常掉到他手里。而且场上的人都大汗淋漓了,他还闲庭信步一样悠

哉,也很少出汗。他解释说,自己跑得少。后来知道,这是他谦虚的话。他的体力不比那些二十多岁的人差,不论是跑,还是跳都很强,而且他打球这么多年,已经掌握了很多的技术,会各种投篮姿势,有丰富的经验,假动作也用得特别好,还有大局观,简直无所不能!有时候你能发现,他竟是场上最厉害的一个,连年轻人都防不住他。当他们这边比分领先的时候,他不动声色甘当配角,但是当比分落后的时候,他就挺身而出开始发挥了。说到底,他还是有好胜心的。再说,篮球本来就是竞技运动,就要分出输赢的。这样的時候,他就成了左右输赢的角色了。

后来再分帮的时候,他自然还是跟老头分。得到他的这一帮就高兴,另一帮自然就不高兴。有人就说,这不公平。不公平吗?他确实是那个年龄段的人。他不跟老头分,难道还跟小伙子分,跟小伙子分就公平了?

签名

刘吉训

三尺讲台隔断了想做一名新闻记者的梦想。19岁的我,怀揣着一张报到通知单,背着一个铺盖卷,提着一个装脸盆的网兜,去了离县城较远、最偏僻的一所中心学校,开始漫长的教书生涯。

从寝室到教室,从教室到食堂,再到教室,最后到寝室,机械而呆板地重复着。备课、讲课、批改作业,还有一群山村顽童,构成了我生活工作的图景。虽然我也尽职尽责,但很难激动起来,还时常有一丝的失落。

入夜,黑漆漆的,看样子快要下雨了吧?这六月的天,说变就变。猛然想到,这群顽童能否放好桌凳、关好门窗?会不会因为这天气损坏了公物?我这个当班主任的,岂不要承

担责任?想到此,我拿了手电筒,急急地往教室走去。到了教室门口,掏出钥匙开门一看:桌凳安放妥帖,地面纤尘不染,我心头一喜,紧张的心登时放松下来,正准备离去,一抬手,手电光扫到了黑板上,上面歪七扭八地写满了字。唉,这群顽童,怎么就忘记擦黑板了呢?我走上前去,正打算动手,却见黑板上工整地写着——尊敬的刘老师:

师恩难忘,衷心感谢。
学好知识,报效祖国……
那变化多端、如同涂鸦的字迹是全班学生的签名。读到此,我百感交集,不禁泪光盈盈,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。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,像一团团圣洁的火焰,温暖了我冷寂的心……

微言不微

农家人一年四季起早贪黑跟土地打交道,很苦很累,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,别有一番乐趣。劳作之余,听听音乐,品茶喝酒,闲翻书报爬格子,侍弄一下庭院花卉,做点家务活儿,这些都是我“简单快乐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看到精彩的影视节目,买到喜

爱的书籍,抓拍到称心如意的美图,也会觉得周身舒畅。

我不富有,却知足常乐。窃以为,只有热爱生活、充实生活、珍惜生活、拥抱生活的人,才会真正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甜蜜、领悟到生活的精彩与价值。

林绍海